

韓愈志

重版自序

余年四十三歲，寫韓愈志，迄今七十一，忽忽二十八年，覆勘一過，隨篇增訂。末篇韓集籀讀錄第六，從前祇論韓文，題韓文籀討集；其實韓詩亦別出李、杜以開宗而自創格；遂別署題而與韓文併論之。從前論韓文，就韓論韓，而未能旁推交通，本之三代、兩漢以窮究韓文之原委；鍾寫成篇，幸宿學同文有以正之！

一九五七年七月 基博記

韓愈志

古文淵源篇第一

古文者，自韓愈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，而返之於六經兩漢，從而名焉者也。吳敏樹與蘇

岑論文派書曰：文體壞而後古文興，唐之韓、柳承八代之衰，而挽之於古，始有此名。東漢而還，文章日趨於綺

綺；魏之三祖，武帝、文帝、明帝更尙文辭；忽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蟲之小藝；下之從上，有同

影響，競騁文華，遂成風俗！江左齊、梁，其弊彌甚。貴賤賢愚，唯務吟咏；遂復遺理存異，

尋虛逐微，競一韻之奇，爭一字之巧，隋書李諤傳請革文華書氣無奇類，文乏異采，文心雕龍麗辭篇

而跨略舊規，馳騫新作，文心雕龍風骨篇綜而爲論，略有三體：一則啓心閑釋，託辭華曠，雖

存巧綺，終致迂回，宜登公宴，本非准的；而疏慢闡緩，膏肓之病。典正可採，酷不入情，

此體之源出謝靈運而成也。次則緝事比類，非對不發。博物可嘉，職成拘制。或全借古語，

用申今情，崎嶇牽引，直爲偶說；唯觀事例，全失精彩。此則傳咸五經，應璩指事，雖全似，可以類從。次則發唱驚挺，操調險急；雕藻淫豔，傾炫心魂，亦猶五色之有紅紫，八音之有鄭衛，斯鮑照之遺烈也。

南齊書文學傳論

清辭巧製，止乎衽席之間；雕琢曼藻，思極閨闈

之內。後生好事，遞相放習，朝野紛紛，號爲宮體。

隋書經籍志『淫文破典，斐爾爲功，無被

於管絃，非止乎禮義』；裴子野所爲極譏以發雕蟲論者也。有矯劉勰，飈起孤寒，嘗夜夢執

丹漆之禮器，隨仲尼而南行，寤而喜曰：『大哉聖人之難見也，乃小子之垂夢歟！自生人以

來，未有如夫子者也！敷讀聖旨，莫若注經；而馬、鄭諸儒，宏之已精；就有深解，未足立

家。唯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，五禮資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煥炳，軍國所以昭

明。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；而去聖久遠，文體解散，辭人愛奇，言貴浮詭，飾羽尙畫，文繡

聲悅，離本彌甚，將遂訛濫。』文心雕龍序志於是撰文心雕龍五十篇，論古今文體，而冠以原

道、宗聖、徵經三篇。自謂：『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。』文心雕龍序志而聖文之雅麗，精理

以爲文，秀氣而成采，固銜華而佩實者也。文心雕龍徵聖楚辭者，體慢於三代，風雅於戰國，

所貴酌奇而不失其真，翫華而不墜其實也。文心雕龍辨騷詩者持也，持人情性。三百之蔽，義

歸無邪。文心雕龍明詩至於魏之三祖，氣爽才麗，宰割辭調，音靡節平。觀其北上衆引，秋風

列篇，或述酣宴，或傷羈戍，志不出於淫蕩，辭不離於哀思，雖三調之正聲，實韶夏之鄭曲也！文心雕龍樂府至於賦者鋪也，鋪采摛文，體物寫志也；文雖新而有質，色雖糅而有本，此立賦之大體也。然逐末之儔，蔑棄其本，雖讀千賦，愈惑體要，遂使繁華損枝，膏腴害骨，無貴風軌，莫益勸戒；此揚氏所以追悔於雕蟲，詒誚於霧縠者也！文心雕龍詮賦又以：悵悵述情，必始乎風。沉吟鋪辭，莫先於骨。若豐藻克瞻，風骨不飛；則振采失鮮，負聲無力。文心雕龍風骨碌碌麗辭，昏睡耳目；何者？氣無奇類，文乏異采故也。文心雕龍麗辭權而論之：則黃唐淳而質。虞夏質而辯。商周麗而雅。楚漢侈而豔。魏晉淺而綺。宋初訛而新。從質及訛，彌近彌澹。何則？競今疎古，風末氣衰也。矯訛翻淺，還宗經誥。文心雕龍通變而楚豔漢侈，流弊不還；正末歸本，不其懿歟！文心雕龍宗經其大指歸於振經誥以裒雕藻，探理道而砭文華；儻樹八家古文之典則，而掃六朝儷體之縛蕪者乎！特其文章好爲偶對，駢四儷六，足於徐、庾外自樹一幟。徐陵長書記而善言事，庾信工碑版而擅鋪敘，而總挾文心，則善議論而工析理；文章爲儷體之獨絕，而議論則以裁駢辭之浮濫。文勝則質，人同此心，凡在有識，咸共切論。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，有曰：『若以今文爲是，則昔賢爲非。若昔賢可稱，則今體宜棄。比見京師文體，儒鈍殊常；競學浮疏，爭爲闡緩。』獨裴子野事梁

武帝爲文，典而速，不尙靡麗，制多法古，與今文體異。南史裴松之傳而今文之體於是厭。然江左宮商發越，猶貴清綺，而河朔詞義貞剛，獨重氣質。隋書文學傳序宇文代魏，創業文帝，頗欲有革於浮華。於是蘇綽倡言古文；因魏帝祭廟，羣臣畢至，乃受文帝命，爲大誥，奏行之。自是之後，文筆皆依此體。周書蘇綽傳而古文之稱自此始。然綽建言，務存質朴，遂糠粃魏、晉，憲章虞、夏，雖屬詞有師古之美，矯枉非適時之用，故莫能常行焉。及至王褒、庾信南國之秀，振藻北來；其體以淫放爲本，其詞以輕險爲宗，故能誇目侈於紅紫，蕩心逾於鄭、衛；於是朝廷之人，閭閻之士，莫不忘味於遺韻，眩精於末光，猶丘陵之仰嵩岱，川流之宗溟渤也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時人論文體者，有古今之異。言古文者，謂王、庾爲今文；而柳虯以爲『時有今古，非文有今古』；乃爲文質論。周書柳虯傳流宕忘反，無所取裁；格以延陵之聽，蓋亦亡國之音也。周祚不永，隋有天下。文帝初統萬機，每念斲雕爲樸；開皇四年，普詔天下公私文翰，並宜實錄。其年九月，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，付所司治罪。發號施令，咸祛浮華。然時俗詞藻，猶多淫麗。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請革文華，言之刻骨。隋書李諤傳并文學傳序然而誦諤所爲，辭沿儷體；自今觀之，猶吾大夫；則甚矣其囿於習也。隋祿永終，迺集景命於唐。高祖、太宗，大難始夷，沿江左餘風，絺句繪章，揣合低卬；故王、楊

爲之伯，王勃、楊炯如麗服靚妝，燕歌趙舞，雖綺麗盈前，而殊乏風骨。及玄宗好經術，羣臣稍厭雕琢，索理致，崇雅黜浮，氣益雄渾，則燕許擅其宗，燕國公張說、許國公蘇頌波瀾暢矣；然駢儷猶存。是時唐興已百年，諸儒爭自名家，嘯嘯道真，涵咏聖涯；於是蕭穎士、李華始奮起崇尚古文；賈至、獨孤及、梁肅相與爲之左右，而集其成於韓愈。然則導韓愈之前茅，而開古文之幕路者，必以蕭穎士、李華諸人爲權輿也。唐之文章，至是蓋再變矣。唐書文藝傳序一變於張說、蘇頌；再變爲蕭穎士、李華。

蕭穎士，字茂挺，蘭陵人；梁鄱陽王七世孫；敏悟夙成，四歲，屬文；十歲，補太學生；夢有人授紙百番，開之，皆是繡花；又夢裁錦；因此文思大進。馮贇雲仙散錄引文筆際觀書，一覽卽誦；通百家譜系書籀學；開元二十三年，舉進士對策第一，父旻以丞丞抵罪。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。惟一曰：『旻有佳兒，吾以是獲譴不憾。』乃平宥之。天寶初，穎士補祕書正字，於時，裴耀卿、席豫、張均、宋遙、韋述皆先進，器其材，與鈞禮；由是名播天下。奉使括遺書趙、衛間，淹久不報，爲有司劾免；留客濮陽。於是尹徵、王恆、盧異、盧士式、賈邕、趙匡、閻士和、柳井等皆執弟子禮，以次授業，號蕭夫子。召爲集賢校理。宰相李林甫欲見之。穎士方父喪不詣。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。穎士前往，哭門內以待。林甫

不得已前弔，乃去；怒其不下己，調廣陵參軍事。穎士急中不能堪，作伐櫻桃樹賦。唐書文藝傳中曰：『擢無庸之瑣質，因本枝而自庇。洎枝幹而非據，專朝廷之右地，雖先寢而或薦，豈和羹之正味！』舊唐書文苑傳下唐書文藝傳因作蒙，又無洎枝幹而非據二句。又末句豈作非，常州先哲叢書刻唐丁氏鈔蕭茂挺文集因作蒙，洎枝幹作汨羣林，或作式。以譏林甫。又曰：『每俯臨乎蕭牆，姦回得而肆志！』蕭茂挺文集肆志作窺覬。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。其後果陷安祿山之亂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既之官廣陵，會母喪免，唐書文藝傳中○舊唐書文苑傳曰：『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，乃召見，時穎士寓居廣陵，母喪，即纊麻而詣京師，徑謁林甫於政事省。林甫素不識，遽見纊麻，大惡之，即令斥去。穎士大怒，乃爲伐櫻桃賦云云。似穎士居廣陵母喪，在得拜林甫之前，與唐書不同，當以唐書爲正。流播吳越，嘗謂：『仲尼作春秋，爲百王不易法，而司馬遷作本紀、書、表、世家、列傳，敘事依違，失褒貶體，不足以訓。』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，編年依春秋義類，爲傳百篇；在魏，書高貴崩曰：『司馬昭弑帝於南闕』；在梁，書陳受禪曰：『陳霸先反』。又自以梁枝孫，而宣帝逆取順守，故武帝得血食三紀。昔曲沃篡晉，而文公爲五伯；仲尼弗貶也。乃黜陳閔，以唐土德承梁火德，皆自斷；諸儒不與論也。有太原王緒者，僧辯裔孫，謨永寧公輔梁書，黜陳不帝。穎士佐之，亦著梁蕭史譜，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，使光明云。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，召詣史館待制。穎士乘

傳詣京師；而林甫方威福自擅，穎士遂不屈，愈見疾。俄免官，往來鄠、杜間。林甫死，更調河南府參軍事。倭國遣使入朝，自陳『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』。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。安祿山寵恣。穎士語柳并曰：『胡人負寵而驕，亂不久矣，東都其先陷乎？』卽託疾游太室山。已而祿山反，穎士往見河南采訪使郭納，言禦守計；納忽不用，歎曰：『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，難矣哉！』聞封常清陳兵東京，往觀之，不宿而還；因藏家書於篋，穎間，身走山南。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。祿山別校攻南陽。洧懼，欲退保江陵。穎士說曰：『官兵守潼關，財用急，必待江淮轉餉；餉道由漢沔；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，一日不守，則大事去矣。且列郡數十，人百萬，訓兵攘寇，社稷之功也。賊方專山、陝，公何遽輕土地，欲取笑天下乎！』洧乃按甲不出。亦會祿山死，賊解去。洧卒，往客金陵。永王璘召之，不見。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，留蜀不遣。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。穎士與宰相崔圓書，以爲：『今兵食所資在東南。但楚越重山複江，自古中原擾，則盜先起；宜時遣使以扞鎮江、淮。』俄而劉展果反；賊圍雍丘，脅泗上軍。承式遣兵往救，大宴賓客，陳女樂。穎士曰：『天子暴露，豈臣下盡驢時耶！夫役兵不測，乃使觀聽華麗，一旦思歸，誰致其死哉！』崔圓聞之，卽授揚州功曹參軍。唐書文藝傳中秩滿，南遊，濟瓜州。渡船中有二少年，熟視穎士，相顧曰：『此

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！』穎士卽自歎陳是王七世孫。二子曰：『吾識爾祖久矣！』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；俟及岸，方將啓請，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。穎士心謂非仙則神，虔心嚮颺而已。明年，穎士北歸，至於盱眙邑長之署，方與邑長下簾晝坐。吏白云：『某處擒獲發塚盜六人。』登令召入，皆反接其手，束縛甚固，旅之於庭。而穎士懸認，江中二少年，亦縲紲於內，卽驚曰：『此二人非仙卽神！』因具述曩事。邑長乃令先窮二子，須臾款服，佐驗明著，皆云發墓有年。穎士卽以前說，再令詢之。曰：『我嘗開鄱陽王冢，大獲金玉。當門有貴人，顏色如生，年方五十許，鬚鬢斑白，僵臥於石榻，姿狀正與穎士類似，無少差異。我舟中遇子，又知蕭氏，固是鄱陽裔也。因此啓言，我豈有他術哉！』薛用弱集異記一

說：穎士常密遊於陳留逆旅。方食之次，忽見老翁鬚鬢皓然，眉目尤異，至門，目穎士者久之，微有歎息，又似相識，穎士疑其意，遂起揖問。老人曰：『觀郎君狀貌，有似一人，不覺愴然耳！』穎士問似何人？老人曰：『郎君一似齊鄱陽王！』穎士驚曰：『王卽某七代祖，因何識之？』老人泣曰：『某姓左，昔爲鄱陽書佐，偏蒙寵遇，遭李明之難，遂爾逃亡，苟免患耳。因入山修道，遂得度世，適驚郎君，乃不知是王孫也！』遂相與泣。穎士敬異之。問其年？乃三百一十七年矣。良久乃別。

太平廣記引原化記

後客死汝南逆旅，年五十

二，門人共諡曰文玄先生。穎士樂聞人善，以推引後進爲己任；如李陽、李幼卿、皇甫冉、陸渭等數十人，由獎目，皆爲名士。天下推知人，稱蕭功曹。嘗兄事元德秀，而友殷寅、顏真卿、柳芳、陸據、李華、邵軫、趙驊，時人語曰殷、顏、柳、陸、李、蕭、邵、趙，以能全其交也。所與遊者，孔至、賈至、源行恭、張有略、族弟季遐、劉穎、韓拯、陳晉、孫益、韋建、韋收。獨華與齊名，世號蕭、李。嘗與華及陸據遊洛龍門，讀路旁碑，穎士卽誦，華再閱，據三，乃能盡記。聞者謂三人才高下，此其分也。唐書文藝傳中顧精研文事，而疏於世故。一日遊靈昌，遠至胙縣南二十里，有胡店，居民多姓胡。穎士發縣日晚，縣僚飲餞移時，薄暮方行，至縣南三五里，便卽昏黑。有一婦人年二十四五，著紅衫子，繫綠裙，騎驢；嚮穎士言：『兒家直南二十里，今歸，遇夜獨行怕懼，願隨郎君鞍馬同行。』穎士問女何姓？曰『胡。』穎士常見世間說有野狐，或作男子，或作女人，於黃昏之際媚人，聞云是胡，疑野狐也；遂唾叱之曰：『死野狐敢媚蕭穎士！』遂鞭馬南馳，奔至胡店一客舍，叩門求宿。旣解衣良久，所見婦人從外牽驢入來。其主人曰：『何爲銜夜？』曰：『銜夜猶可，適被一害風措大，呼兒作野狐，合被捶殺！』乃知婦人者，主人之女也。穎士俯首慚慙而已。太平廣記引辨疑志特才傲物，繯以爲累。嘗至李詔家，見歙硯頗良。旣退，語同行者曰：『君

識此硯乎？蓋三災石也。」同行者不喻而問之故，曰：「字札不奇，硯一災。文辭不奇，硯二災。窗几狼藉，硯三災。」同行者歛眉領之。陶穀清異錄又嘗攜酒郊野，風雨暴至，有紫衣老父避雨，穎士頗肆陵侮。逡巡雨霽，車馬卒至，老人上馬呵殿而去，曰：「吏部王尚書也！」范攄雲溪友議曰：有一蕭穎士，既叨科第，輕時縱酒，不遵名教，嘗忤吏部王尚書丘，然以文識該通，堪爲敵手，君子不遺其言，幾致鞭撻王尚書，疑其爲丘也。穎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。尚書責曰：「恨與子非親屬，當庭訓之耳！子負文學之名，疏忽如此，止於一第乎！」穎士果終於揚州功曹參軍。王定保唐摭言然博通典籍，舉世無比，常使一傭僕杜亮，每一決責，便至力殫。亮養瘡平復，仍爲指使如故。人問何不去？則答曰：「我豈不知！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，以此戀戀不能去。」卒至於死耳。錢希白南部新書庚穎士數稱班彪、皇甫謐、張華、劉琨、潘尼能尙古，而混流俗不自振；曹植、陸機所不逮也。又言裴子野善著書。所許可當世者，陳子昂、富嘉謨、盧藏用之文辭，董南事、孔述容之博學而已。唐書文藝傳中著有游梁新集三卷，文集十卷，唐書藝文志而散佚者多。世傳蕭茂挺文集一卷，僅詩十八篇，賦十篇，表五篇，牋一篇，書五篇，序五篇耳。刊入常州先哲叢書、四庫全書提要收蕭茂挺文集一卷僅賦九篇，表五篇，牋一篇，序五篇，書五篇，少詩十八篇賦一篇。自稱：「平生作文，格不近俗，凡所擬議，必希古人，魏晉以來，未嘗

留意。』今誦其文，波瀾暢矣，然駢儷猶存；惟爲邵翼作上張兵部書，仗氣愛奇，拓體卓犖，一變初唐雕采之辭，而於風氣有創變之功。子存，字伯誠，嘗以父所爲文，索李華序焉。辭曰：

開元，天寶間詞人，以德行著於時者，曰河南元君德秀，字紫芝，其行事，趙郡李華爲墓碣，已書之矣。以文學著於時者，曰蘭陵蕭君穎士，字茂挺，梁國鄆陽忠烈王之後，曾祖，某官；大父，某官；考諱某，莒縣丞，咸有德，不至尊位。君七歲能誦數經，背碑覆局；十歲以文章知名；十五名譽滿天下；十九進士擢第，歷金壇尉，揚（一作桂）州參軍，祕書正字，河南參軍，辭官，避地江左。永王修書請君；君遁逃不與相見。淮南連帥表君爲揚州功曹參軍。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；君以先世寄殯嵩條，因之遷耐，終事，至汝南而歿，春秋若干。嗚呼！天下儒林爲之憔悴。君爲金壇尉也，會官不成；爲揚州參軍也，丁家艱，去官；爲正字也，親故請君著書，未終篇，御史府以君爲慢官離局，奏請罷職；爲河南參軍也，僚屬多嫉君才名，上司以吏事責君，君拂衣渡江；遇天下多故，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。君謂：「六經之後，有屈原，宋玉，文甚雄壯而不能經，厥後有賈誼，文辭詳正，近於理體。枚乘，司馬相如亦瓊麗才士，然而不近風雅。揚雄用意頗深，班彪識理，張衡宏曠，曹植豐贍，嵇康標舉。此外皆金相玉質，所尙或殊，不能備舉。左思詩賦，有雅頌遺風。干寶著論，近乎王化根源。此外皆覺絕無聞焉，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。」以此而言，見君之述作矣。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，時人咸以此許之；不幸歿於旅次。有文十卷，行於世，其篇目雖存，章句遺逸；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，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。今海內至廣，人民至衆，求君之比，不可復得，難乎哉！君有子一人曰存，爲蘇州常熟縣主簿，雅有家風，知名於世；以華平生最深，

見託爲序，力疾直書云爾。（錄唐文粹卷九十三）

存亮直有父風，能文辭。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爲常熟縣主簿。顏真卿在湖州，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，作書數百篇。建中初，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。張滂主財賦，辟存留務京師。裴延齡與滂不協，存疾其姦，去官，歸廬山，旋卒。少與韓會、韓愈之兄也。韓愈少爲存所知，自袁州還，過存廬山故居，而諸子前死，唐書文藝傳中有女出家。舍所居爲西林寺，愈爲悲歎，因題詩舊堂曰：『中郎有女能傳業，伯道無兒可保家。偶到匡山曾住處，幾行衰淚落烟霞。』山中傳有蕭存、魏弘、李渤同遊大林題名云。

東雅堂韓昌黎集注卷十

李華字遐叔，趙州贊皇人。少曠達，外若坦蕩，內謹重，尙然許，每慕汲黯爲人。唐書

文藝傳下與穎士同年登進士第，舊唐書文苑傳累中宏辭科，皆爲科首。計有功唐詩紀事天寶十一

載，遷監察御史。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猾，華出使，劾按不撓，州縣肅然。爲權幸見疾，

徙右補闕。安祿山反，上誅守之策，皆留不報。玄宗入蜀，百官解竄，華母在鄴，欲間行輦

母以逃，爲祿山所得，僞署鳳閣舍人；祿山平，貶杭州司戶參軍。華自傷踐危亂，不能完

節，又不能安親，欲終養而母亡，遂屏居江南。上元中，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。華喟然

曰：『烏有墮節危親，欲荷天子寵乎！』稱疾不拜。李峴領選江南，表置幕府，擢檢校吏部員外郎；時陳少遊鎮維揚，尤仰其名；一旦，城門吏報華入府，少遊大喜，簪笏待之。少頃，復白云：『已訪蕭功曹矣！』功曹，穎士也。王定保唐摭言尋苦風痺，去官；客隱山陽，勸子弟力農，安於窮槁，晚事浮屠法，不甚著書；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，時時齎金帛往請；乃彊爲應。華既觸罪銜悔，則託文章以見意；及爲權皋銘云：『瀆而不滓，瑜而不瑕。』元德秀銘云：『貞玉白華，不緇不磷！』四皓贊云：『道不可屈，南山采芝。竦慕玄風，徘徊古祠。』稱道深婉，讀者憐其志。唐書文藝傳下而銘元德秀一碑，則顏真卿書；李陽冰篆額；後人爭撫寫之，號爲四絕碑。華進士時，嘗著含元殿賦萬餘言。穎士見而賞之，曰：『景福之上，靈光之下』，舊唐書文苑傳下華文辭綽麗，少宏傑之氣。而穎士則健爽自肆，時謂華所不及。而華自疑過之；因作弔古戰場文，極思研權，已成，汗爲古書，雜置梵書之度。他日，與穎士讀之稱工；華問今誰可及？穎士曰：『君加精思，便能至矣！』華愕然而服。華愛獎士類，名隨以重。若獨孤及韓雲卿、韓會、李紆、柳識、崔祐甫、皇甫冉、謝良弼、朱巨川，後至執政顯官；而華遂廢於家，卒。唐書文藝傳下有前集十卷，中集二十卷，舊唐書經籍志李華文集十卷獨孤及爲序而行焉。其辭曰：

志非言不形，言非文不彰，是三者相爲用，亦猶涉川，假舟楫而後濟。自典謨缺，雅頌廢，王道陵夷，文教下衰，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，其風流蕩而不返，乃至有飾其辭而遺其意者，則潤色愈工，其實愈喪。及其大壞也，偶章句，使枝對葉比，以八病四聲爲格率，拳拳守之，如奉法令，聞皇繇史克之作，則呶然笑之，天下雷同，風靡雲趨；文不足言，言不足志，亦猶木蘭爲舟，翠羽爲楫，玩之於陸，而無涉川之用，痛乎流俗之惑人也，舊矣！帝唐以文德募又於下，民被王風，俗稍丕變。至則天太后時，陳子昂以雅易鄭，圓者寢而橢方。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，長樂賈幼幾，勃焉復起，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。公之作本乎王道，大抵以五經爲泉源，抒情性以託諷，然後有歌詠。美教化，獻箴諫，然後有賦頌。懸權衡，以辯天下公是非；然後有論議。至若記敘、編錄、銘鼎、刻石之作，必採其行事，以正褒貶，非夫子之旨不書，故風雅之指歸，刑政之本根，忠孝之大倫，皆見於詞。於時，文士馳騁，鵬翮波委，二十年間，學者稍厭折楊皇華，而窺咸池之音者，什五六。識者謂之文章中興，公實啓之。公名華，字退叔，趙郡人，安邑令府君第三子；質實而和，純固而明，曠達而有節，中行而能斷，孝敬忠廉，根於天機，執親之喪，哀達神明。其任職盤績，外若坦蕩，而內持正性，謙而不犯，見義乃勇，舉善唯懼不及務，去惡如復讎，與朋友交，然諾著於天下；其偉詞麗藻，則和氣之餘也。學博而識有餘，才多而體愈迅，每述作筆鋒風生，聽者耳駭。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，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，皆爲科首。由南和尉擢祕書省校書郎，八年歷伊闕尉。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，天下一家，朝廷尙文。夫羿工平中徵，拙於使人無已譽，公才與時并，故不近名而名彰，時輩歸望，如麟羽之於虬鸞也。十一年拜監察御史，會樞臣竊柄，貪猾當路，公入司方書，出按二千石，持斧所嚮，郡邑爲肅。爲奸黨所嫉，不容於御史府，除右補闕。祿山之難，方命圯族者，蔽天聰明，勇者不得奮，明者不得謀，公危

行正詞，獻納以誠，累陳誅兇渠，完封疆之策，關犬迎吠，故書留不下。時繼太夫人在鄴，初潼關敗書聞，或勸公走蜀，詣行在所。公曰：『奈方寸何？不若間行問安否？』然後輩母安輿而逃。』謀未果，爲盜所獲。二京既復，坐謫杭州司功參軍。太夫人棄歿，公自傷悼，以事君故踐位，亂而不能安親，既受汙非其疾，而貽親之憂，及隨牒顧終養，而遭天不弔。由是銜胸極之痛者三，故雖除喪，抱終身之戚焉，謂志已虧，息陳力之願焉。因屏居江南，省躬遺名，誓心自絕。無何，詔復授左補闕，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，璽書連徵，公卿已下，傾首延佇。至止之日，將以司言處公。公曰：『焉有竊節辱志者，可以荷君之寵乎！』遂移疾請告。故相公梁公覲之，領選江南也，表爲從事，加檢校吏部郎中，明年遇風痺，徙家於楚州，疾痼餐甚，課子弟力農圃，贍衣食。雅好修無生法，以冥寂思慮，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。唯吳、楚之君子，謾家傳，修墓版，及都邑頌賢守宰功德者，靡不齎貨幣，越江湖，求文於公，得請者以爲子孫榮。公遇暇日，時復綴錄，以應其求；過是而往，不復著書。少時所著書，多散落人間。自志學至校書郎已前八卷，并常山公主誌文、寶將軍神道碑、崔河南生祠碑、禮部李侍郎碑、安定三孝論、哀舊遊詩、韓幼深避亂詩序、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、別元旦詩并楊騎曹序、王常山碑，並因亂失之，名存而篇亡。自監察御史已後，迄至於今，所著述者，公長男羔字宗敘編而集之，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，號爲前集，其後二十卷，頌、賦、詩、碑、表、敘、論、誌、記、讚、祭文，凡一百四十四篇爲中集，其中陳王業，則無疆頌，議世道，則原卜論、賀文論，主文而譎諫，則言醫、古文殿賦，敦禮教，則哀節婦賦，靈武二孝讚，與外孫女二孩書，表賢達盛德，則元魯山碣、房太尉頌、德銘、崔賓客集序，平原張公頌、梁國李公傳、德先生誄、檀著作墓表、李夫人傳、盧夫人頌，一死一生之間，抒其交情，則祭蕭功曹、劉評事、張博士文，吟詠情性，達於事變，則詠古詩，辯卿大夫族姓，則盧監察